

风物

# 我的湿地鸟类朋友

宋晓杰

## 家燕:遥远而切近的乡愁

家燕是乡村和家常的亲切与温暖,不生分,也不隆重,更不需要看谁的脸色,叽叽喳喳就能欢乐,不管不顾的小家碧玉般的欣喜和欢愉。

在乡下,谁家的屋檐下有个燕子窝是件喜事,那人家便被看作有福了。同时,那也是善良、正义的标志——连燕子都不伤害的人家,能干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

家燕常常把巢筑在屋檐下、横梁上。它们先要把衔来的泥土和草茎,用唾液黏结成小泥丸,并铺上细软的杂草、羽毛、破布等,有时也用青蒿叶一点点积累成碗状的巢。“燕子衔泥”形象地道出了燕子营巢的艰辛。好在它们也有用旧巢的习惯,不必年年如此辛苦。有资料显示,雨燕的巢有的可以使用50年。“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如儿歌所唱,不管千里万里,家燕都能准确无误地找回“老家”。

但是有时候,家燕千里迢迢回来,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家”了。为什么?原来,巢被懒惰的麻雀“据为己有”。

当北方肃杀、万物凋零之际,家燕就没有食物了。迫不得已,家燕成了鸟类家族中的“游牧民族”。

家燕与黑嘴鸥差不多,我们根本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时候离开的。记得小时候,清晨,我从梦中醒来,睁开惺忪的睡眼,习惯地往屋檐下望去。噢,住了几年的“三口之家”哪儿去了?奶奶道:“我说这么安静呢,肯定是南迁了!”这一惊,睡意全无。我沿着房子转了两三圈,再没找到那小小的身影。而家燕的巢,还牢牢地粘在东屋玻璃窗上第三根房椽子那儿。

家燕与人类的关系,既亲密,又疏离。燕子天天叫嚷得让人心烦,有时还得操起木棒“警告”它们一下。但几天听不到叫声,还有些不适应——它们已经成为乡居生活不可或缺的音乐。

如今,钢筋水泥的楼房没了家燕的地盘,它们不得不转移到桥梁、涵洞下面筑巢。能不能找到食物?不得而知。可是,它们远离人烟,使市井生活缺少了乐趣,倒是真的。

多年以后,我们告别乡土和老屋,告别童年和过去,怀揣着热望走向梦想的幸福生活。也许有一天,在午睡后醒来,有阳光透过斑驳的树隙照在脸上,酥酥的、痒痒的,你舒服地伸展手脚,忽然听到燕子的叫声——你小心翼翼地起来,找到它们藏身的屋檐或枝丫。啊,你仿佛又回到了在田野和树丛中疯跑的童年时光。

而家燕,虽不是身轻如燕的古典女子,却一定是记忆中曾经穿着花棉袄、梳着麻花辫子的可爱伙伴。恍惚中,日月如梭,流年飞逝,唯有心中的记挂和惦念,鲜嫩如初……关于这些,是否已无处安放?

## 大天鹅:风雨擦亮了翅膀

每年春天,大天鹅都要从山东荣成向北迁徙,途经辽河口湿地时,休整一个月左右,然后再继续飞往内蒙古。怎么知道大天鹅来自荣成?是它们身上的水锈透露了秘密。荣成的海边长着一种海草,是大天鹅喜爱的食物。久而久之大天鹅的羽毛就被蹭上了水锈的颜色。

大天鹅很少在陆地上逗留,而是降落到苇田中较宽阔的水面,张开蹼稳稳地着水,再平衡身体缓缓落下。那气势真像一艘艘“小航母”。

大天鹅的集体观念非常强,迁徙途中总会集中在一起相互照应。

大天鹅起飞和降落都要由“头领”示意,高声鸣叫,队伍才能启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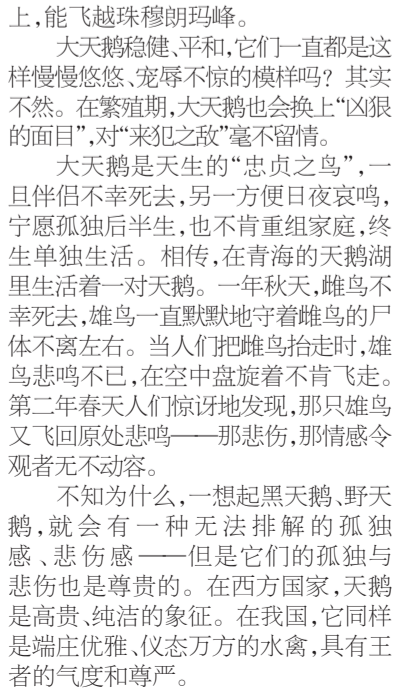
大天鹅的羽毛非常丰厚,细密,全身的羽毛有2万多根。在-48℃至-36℃的低温下露天过夜,也能安然无恙。

大天鹅是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类之一,其最高飞行高度可达9000米以上,能飞越珠穆朗玛峰。

大天鹅稳健、平和,它们一直都是这样慢慢悠悠、宠辱不惊的模样吗?其实不然。在繁殖期,大天鹅也会换上“凶狠的面目”,对“来犯之敌”毫不留情。

大天鹅是天生的“忠贞之鸟”,一旦伴侣不幸死去,另一方便日夜哀鸣,宁愿孤独后半生,也不肯重组家庭,终生单独生活。相传,在青海的天鹅湖里生活着一对天鹅。一年秋天,雌鸟不幸死去,雄鸟一直默默地守着雌鸟的尸体不离左右。当人们把雌鸟抬走时,雄鸟悲鸣不已,在空中盘旋着不肯飞走。第二年春天人们惊讶地发现,那只雄鸟又飞回原处悲鸣——那悲伤,那情感令观者无不动容。

不知为什么,一想起黑天鹅、野天鹅,就会有一种无法排解的孤独感、悲伤感——但是它们的孤独和悲伤也是尊贵的。在西方国家,天鹅是高贵、纯洁的象征。在我国,它同样是端庄优雅、仪态万方的水禽,具有王者的气度和尊严。



新诗

# 沿着一条河寻找故乡

(外二首)

吉尚泉

这些年  
我沿着一条河寻找故乡  
聆听雨打窗棂的声音  
少年依然  
沿着岸畔奔跑  
向春天许下诺言

一条迂回的河  
用内心的闪电  
开路。站在山上远望  
潺潺的流水仿佛一道霞光  
穿透时间的雾霾

我在河上泛舟  
在河水里净身  
一条河以赤裸的肉身  
锻打一件玉器  
1345公里长的玉器  
属于一个民族

但不要说出一条河的名字  
比如  
我们不能说出父亲的名字  
甚至不能说出  
爱人的名字。一条河  
在历史深处抬头  
葱郁的世界  
需要甘甜的水  
需要一副肩膀,扛起生活  
喊一场雨,回家

多少日夜啊,瓷器已碎  
歌声渐远。一条河  
自己给自己正名  
途经的寒暑  
在县志里沉思  
笔墨写就的章节水声依旧  
逆流而上  
我看见三月换下旧人  
看见  
更多的黎明,眼含热泪

浪花举起的五谷  
生生不息  
向下的哲学,深入血脉  
听涛人也许只留下背影  
而一座背靠大海的城市  
注定要站成故乡的模样  
等待  
远方的游子,踏歌而来

## 车过金牛山大街

在金牛山大街  
过客带走四季的风  
带走一座城市  
霞光里的静

一条街笔直、宽阔  
有繁华高处的执拗  
仿佛冥冥中的神来之笔

站在公交站牌下回望  
金牛山洞穴  
依然回响着

30万年前的低语  
我看见远方的母亲  
举起手臂  
她用守望的目光  
叩问不远处的涛声

车过金牛山大街  
时间锋快  
现代的生产 and 文明  
仿佛一条河的两岸  
城市的步伐一日千里  
在暮色里推陈出新  
工业的流水线上  
刷新早新闻的头条  
沿海开发的光环  
熠熠生辉。而汽笛落处  
是众鸟归巢,灯火阑珊  
平原的尽头  
潮水自由、翻卷  
好像金牛山大街,一夜花开

## 请不要用倒叙的方式赞美老街

前朝的漆金彩瓦  
昭示这里的繁华  
而店小二步履如风  
一声吆喝  
带来三月的版图

早起者的开门声  
唤醒梦中百姓  
赶路的赶路,归乡的归乡  
一笔生意从古至今  
半斤等于八两

远方的商贾用乡音问路  
我记得这里的黎明  
请不要用倒叙的方式  
赞美老街  
一场大雨也许被忽略  
老街的繁华  
是从280年前开始

从老街上走过,讨价还价  
环环相扣。大雪过境之时  
这里的冬天不冷  
那些问好和祝福  
那些奔跑和挥手  
落地有声

问老街谁是你的故人  
问老街  
檐下的避雨者  
是否淋湿了衣衫  
青砖上斑斑锈迹  
可是石刻的历史  
街道上的巨石  
可否留下嚼嚼的蹄音

请不要用倒叙的方式  
赞美老街。沿着我的手指  
是远方的大海  
是大海岸边葱郁的八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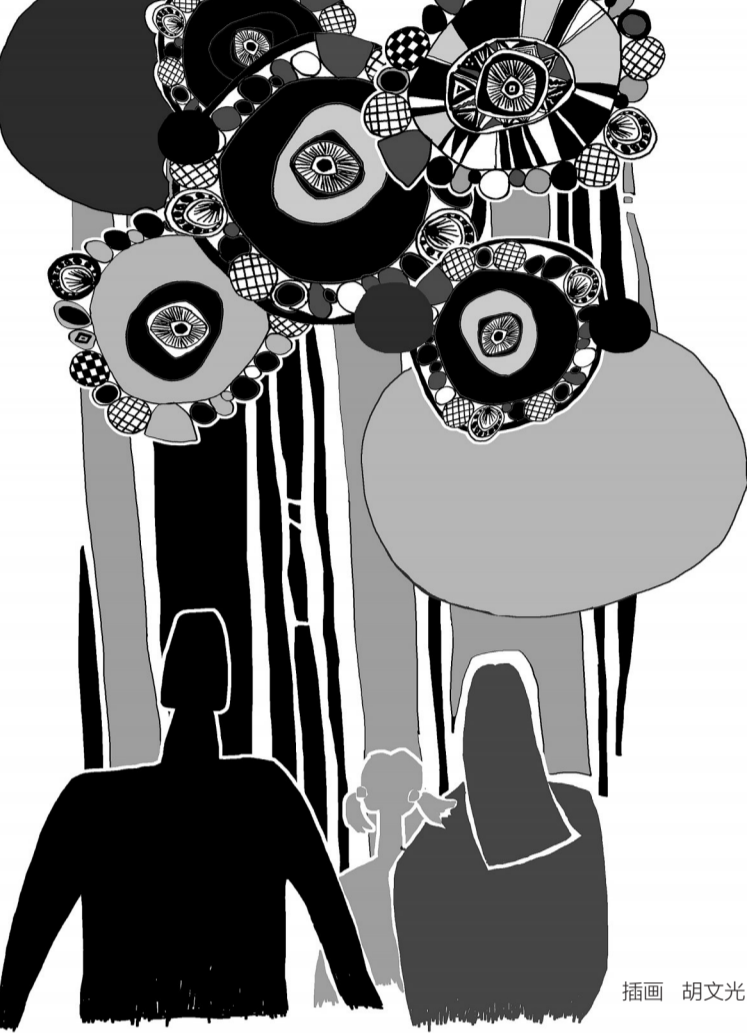
微小说

# 春风一夜花干树

刘继智

就是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就是一片荒山罢了,唉!秋生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哟!

在村里人怀疑的目光中,秋生马不停蹄地忙碌起来。第一步就是修路,修路的同时,秋生找来县规划局的技术人员,他先谈了初步的设想,并带着规划局的人转了好几天,拿出了三



插画 胡文光

正当塑料厂的生意一派红火时,秋生突然决定:转卖工厂,回乡创业。

秋生的决定并非空穴来风,前一年春天,他曾回了一趟老家,并到老家后面的三角山爬山,那是他小时候经常砍柴的地方。十几年没去,这一次重登三角山,他发现山上的植被茂盛了许多,尤其在山的东坡上,他发现了大片杜鹃林,一棵棵杜鹃长在野草丛、石缝中,春末时分,花儿正艳,漫山红遍。一路上,他小时候经常看到的野桃树、樱花树、核桃树随处可见,这样的美景让他兴奋不已。一个大胆的设想在秋生心中冒出来:回乡创业,栽花种树。

他把想法酝酿了好些日子,找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双休日,和妻子春梅和盘托出。哪知春梅一听,惊呆了老半天,然后抢白他说:“你真是吃饱了撑的,别人都想想方设法往城里跑,你倒好,办厂刚有了点儿起色,又往回折腾?”

春梅是秋生来城里打工后认识的同乡,两人结婚后在城里奋斗,已经有了一个乖巧的女儿苗苗。

“现在城里生意已经饱和,回乡创业却潜力无穷,而且各种优惠政策扶持!”秋生不停地向春梅解释。但春梅还是舍不得轻易丢掉来之不易的城市生活,就说:“苗苗还要在城里读书呢!怎么办?”

这一切,秋生并不是没有考虑,他虽然希望春梅和他一起回乡创业,但回乡创业的结果也不好说。最后,他只能妥协,让春梅和女儿留在城里,自己先回去探探路。

秋生和村委会签订了三角山山场70年的承包合同。村干部们都很高兴,那一片荒山根本没人愿意承包,一则路途远,没有现成的大路可以上山;二则山上没有什么成材的大树变钱,可利用的价值不大。这次,秋生能够出一大笔保证金,既解决了村里资金短缺的难题,又能让荒山得到绿化,真是解决了村里的大问题呢!

村民们则议论纷纷:秋生放着城里的老板不做,回乡创业,能干出个啥名堂?承包三角山,那

角山生态旅游规划图。接着就是建山庄,并把别墅式的山庄取名为“万花山庄”。请了著名的书法家题了匾,拟了楹联。同时从外地采购大量的红梅、五角枫、紫薇、玉竹、凤尾竹等,还有蓝莓、黄桃、葡萄等果木树种。

刚刚入春,各种花果木的树苗就按规划有层次地栽下。春天很快过去了,远在城里的春梅打来电话:“苗苗这几天总是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苗苗想你呢!”

“你告诉苗苗,爸爸忙过这段时间就回去看她,告诉苗苗好念书!”

春去夏至,寒来暑往,苗苗已经上小学了。又一个春天,秋生的生态基地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旅游农家乐也办得红

红火,一个双休日,他特地把妻子春梅和女儿苗苗从城里接到乡下,当车子开到三角山山脚下时,秋生把车子停稳,抱起苗苗,妻子春梅跟在身后,他指着三角山山坡上的那一片红色,说:“你看,苗苗,那就是爸爸给你和妈妈造的大花园!”

山顶上、山坡上,山花烂漫,

火红一片,如霞落坡,如火腾跃,把个三角山点缀得绚丽多姿。

“好美妙!好美!”苗苗不停地拍着小手,春梅脸上也洋溢着欣喜的笑容。

“来,我们去大花园里看看爸爸为苗苗种下的花!”

车子沿着弯弯的山道,慢慢地向山顶爬去,那一片花的海洋,渐渐地清晰起来,渐渐地灿烂起来……

从此以后,每天都有旅游大巴开进山里,一辆辆,像小甲虫连成长龙阵,村民们看到这情形,羡慕不已:“秋生这孩子,到底是在城里多吃了几包盐,眼光就是不一样,就那么一片鸟不生蛋的荒山,居然变成了花果山,弄成了个聚宝盆哟!”那片花海,此时,在村民眼里,就是一团不灭的火焰……

植柳的故事。他常晃着脑袋背诵“天欲做春无去处,只堆浓绿柳梢头”等古诗句。尽管村里人文化水平不高,但都听得津津有味,对柳树更生出生无限喜爱。柳的生命力顽强,好栽好活,生得旺盛,与大自然相依共生。大兴安岭的树木林林总总无边无际,但每到春天,柳的枝条总是最先早早生出鹅黄嫩

芽,是第一个报春的使者。人们喜柳爱柳,先是在门前房后栽柳种春,接着在山坡上、小河边栽柳育林,一连数年,坚持栽植。柳树掩映村庄,村外片片柳林密密层层,农业生态环境好了,柳编业也兴旺了,可杜老先生78岁那年离开了大家。村里人流着泪把他安葬在柳林中,让他心爱的柳树日日夜夜陪伴他。

大兴安岭的春天,就像作家迟子建说的那样:“是一点一点地化开的。”冰雪融化了,风暖了,河开了,柳绿了,家乡的男女老少就开始栽柳种春了。我回到家乡,先跟年轻时的那几位伙伴去祭拜杜老先生,然后参加栽柳种树活动。阳光里、春风中,拿来用柳枝裁剪的柳画,按画好的行距、株距,栽下一棵棵柳苗,转眼间就排列成美丽的图案,满地都是鲜嫩的生机和灵气,让人顿觉春意盎然。看我做以前那样能干会干,村里的老少爷们笑开了满脸的皱纹:“农家的后代都有一手好活呀。”栽植风景林是费工费劲的,大家都认真、细心。挥镐抡锹挖出一个个更大的树坑,放进去几把浮土,再栽下带一团泥的柳树苗,接着培土、放农家肥、浇水和封坑。棵棵幼苗,点点春色,装扮着乡村,生长着希望。

柳条节这天,太阳好像一下子就跃上了山尖,整个山乡都沐浴在

金色的霞光里。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柳林旁,谁都是满面春风的样子。老人们在山坡上、小河边栽柳育林,一连数年,坚持栽植。柳树掩映村庄,村外片片柳林密密层层,农业生态环境好了,柳编业也兴旺了,可杜老先生78岁那年离开了大家。村里人流着泪把他安葬在柳林中,让他心爱的柳树日日夜夜陪伴他。

大雪过境之时,这里的冬天不冷,那些问好和祝福,那些奔跑和挥手,落地有声。

问老街谁是你的故人,问老街,檐下的避雨者,是否淋湿了衣衫,青砖上斑斑锈迹,可是石刻的历史,街道上的巨石,可否留下嚼嚼的蹄音。

请不要用倒叙的方式,赞美老街。沿着我的手指,是远方的大海,是大海岸边葱郁的八月。

# 乡间柳条节

王志范

说活轻声慢语,像个老学究。大家敬重他,大人小孩都称他杜老岭下已是柳树满村的乡间老家。这次回来是要跟乡亲们一起栽柳种春,欢度柳条节。

那时候,农闲无事时,杜老先生会给大家讲“五柳先生”陶渊明、柳州刺史柳宗元和留有“欧公柳”的欧阳修等历代诗人爱柳、咏柳、



插画 董昌秋